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九







仕進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 士子科目

羣書要語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義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善崇禮遜明節義以補厚為先雕文為後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箴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貢舉唐薛登疏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於甲科韓愈賣書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墨客揮犀

古今事類

## 周取士制

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同上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王制

##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丞相府武帝詔召吏人



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令與計偕今至闔郡  
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  
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 漢之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  
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  
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孔氏雜說

### 北齊取士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皇帝出坐於朝堂中楹其有濫劣者  
飲墨水一勝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通典

### 唐取士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  
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曹屬僚設賓王陳俎豆備管弦  
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  
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武德以來禮  
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若棘闈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  
假濫焉通典

### 中書計覆

長慶三年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遠近  
誤傳非使臣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  
中書門下詳覆候勅知下本司然後准例大字放榜從之

### 殿試之始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 糊名之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通典



進士科始隋大中盛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重之如此並通典

不許繼燭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不許繼燭國朝事實

舉業踈畧

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乃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東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錡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

末自後人日益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眾天下赴南宮試者万人无踰此歲之盛

推原事始

開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與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與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封弥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祥符景德之間

隔截進士

陳彭年任翰林李士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旦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遺事

秀才變李究



王荆公改科李暮年曰本欲變李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李究蓋李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李究誦註疏耳談業

庭試以策

呂公著知貢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奉賢良求治之意今來庭試乞出自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呂家傳

不私增年

寇萊公十九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又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不妨奉業

程伊川曰或謂科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奉業餘日足可爲奉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奉之事不患相妨惟患奪志外志

古今文集

雜著

李校貢奉私議

朱元晦

古者李校選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而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外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要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今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惟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知其病源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



爲患夫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亦不足以取士而語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今必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之所由知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記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郊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語則六經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

摹印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勣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較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駭故公亮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身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庖



言出日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舉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  
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  
進士惟鈔畧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徒試以正經命題多瘠  
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  
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奉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  
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章印給之更不許上請容齋隨筆

古詩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益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夫是誰秀才皇甫湜合吐一腹  
文八音兼五色王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宋絲繩  
必直稱意太平年灑子長相憶

律詩

少尚試夜

薛能

白蓮十朵照如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  
景尚難成

題都堂壁

韋承矩

褒衣博帶滿庭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萊幾時聞吉語棘籬何  
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  
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詩話

八手成

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九八叉手而八韻  
成多為鄰鋪後日救數人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

槐黃赴舉

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  
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故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



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高談性命

山谷詩云棘圍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熙豐間進士高  
談性命溺於虛無元祐初其習猶在

# 狀元

**羣書要語**

子大夫褒然為衽首漢制策北斗星魁為首杓為  
末天文志昔者處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  
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坡集擢冠倫魁益公集三年  
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冠儒科蓋東閣郎君之  
未有注藻賀秦相

**古今事實**

晁董公孫見制科門

事文九六

謝傳衣鉢詳見主司門

唐進士自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對  
拜主司云謝衣鉢撫言

狀元角勝

太祖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  
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歐其僕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  
笑以嗣宗為狀元凍水記聞

五年不詔

太宗自淳化三年賜進士孫何及第出身後五年不降詔

大小狀元

章聖即位咸平元年二年皆放進士舉孫僅孫暨相繼魁天下  
皆汝州人京師閭巷之人榮之至於百姓亦以大狀元小狀元  
呼之嘉祐八年許將治平四年許世安時謂大許小許然亦以



姓呼蓋由隔彭汝礪一榜也

呼小狀元

孫何孫僅兄弟馳名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  
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第一王黃州後以詩寄之曰病中  
何事忽開顏記得時稱小狀元粉壁每題龍虎榜錦標終屬鶴  
鷄原涸水燕談

小宋當魁

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  
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乃大驚曰公羊神特異如此豈  
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  
北堂有蟻穴忽爲大雨所浸某尋編竹爲橋以渡豈此是耶僧  
曰必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  
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  
竟如素志

鄙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且隨其父宰是邑遇呂  
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司客宰曰挑盡  
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  
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  
第輸君一等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歸田

不在溫飽

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李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及沂公正色答曰曾平



生之志不在温飽東軒筆錄

不受郊迎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懷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驢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以實告之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過是重其過也吳曾漫錄

五色雲見

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從官皆賀魏公家語

兩世狀元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三世探花

李昌武宗謬之子昭遠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遠子杲卿杲卿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揮麈錄

傳呼狀元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圻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今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東齋記事

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消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奉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



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謝同上

語以不欺

賈內翰黷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語文正曰其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sub>二</sub>聞見錄

願得忠孝

神文慎於選七皇祐五年廷試進士考定前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內相辦也故鄭謝及第啓云何以副 上心忠孝之求是也 慶史

少年大魁

李文正公嘗言同年相國王公博二十六歲狀元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司空時年三十六又六年以一品罷相守太子太保時四十二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每元大傳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略無惰容客以不安席引云者甚衆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爲美談李文正談錄

先衣新衣

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拱辰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 邵氏後錄

以文頒示

蔡疑文饒崇寧五年廷試第一 上甚喜其文以御寶封試卷付國子監頒示四方俄召對

不肯自陳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二人則禮部第<sub>一</sub>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真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不娶貴戚

馮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

天門放榜見天門

夢斫落頭

相國劉沆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公第只得第二公第公詰之曰斫却頭留項在裏蓋南音呼沆為項也後果第二人及第前集

夢火山軍况主司門

夢人剝靴

李文定公迎夫舞御試前一日夢破人剝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三狀元綠成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狀元及第皇朝類苑

夢登雲梯

甫田鄭馬惠叔道已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效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嘗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宋文前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

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內翰邁年二十莫內翰壽二十二梁內翰顯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二十三楊樞密



天王出震寰宇清奎星燦燦照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蛛網羅群英聖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亦金殿宮柳低垂三月煙爐香飛入十人硯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節小臣蹤迹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歲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愧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但淚垂強作狂歌歌舜禹

律詩

登第後宿平康里

鄭谷

春來無處不開行楚國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

詩話

平康謁妓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妓因宿于里中有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未第選婿

李翱尚書收江淮郡日進士盧備拔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按問赴公堂親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元李公開之深異其語乃慕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徑成佳姻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粧樓南部新書

志壯天下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知州譙門一社忽為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占成四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工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為天下第一



蘇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  
監丞唐卿賈內翰黠彭尚書汝蠟衛舍人涇皆二十五何僕射  
臬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犀馮樞使京揚監  
丞實姚祕書頴王叔興昂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  
舍人繁許簽判炎皆年三十朝野雜記

狀元十年執政者

呂許公蒙正丁丑榜癸未年參政九七年董資政德元丁卯榜  
甲八年參政九八年鄭梁公克家庚辰榜己丑年簽書九十年

狀元五年持橐者

余給事稟自及第至給事中九二年蘇參政易簡霍侍郎端友  
自及第至知制誥九四年陳英公堯咨自及第至知制誥九五  
年

狀元三年執政省元二年持橐者

秦伯陽紹興十二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二年而為禮部侍郎三  
年而知樞密院事其子埴紹興二十四年登第明年為禮部侍  
郎古今所未有也

狀元大拜者

建隆以來狀元已沒者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  
蒙正王文正皆李文定迪宋元憲羊何開府稟梁文靖克家趙  
銀青汝愚是也執政九十一人楊樞密囑王景莊嗣宗蘇參政  
易簡陳文忠堯叟張文孝觀蔡文忠齊王文忠堯臣馮文簡宗  
許黃門將陳樞密誠之鄭樞密僑是也節度使二人陳康肅堯  
咨王懿恪拱辰是也此外則何文績自登第至大拜十二年梁  
鄭公自登第至大拜十三年並雜記

古詩

聖上親試貢士歌

王元之



身到黃扉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文王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曆及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西清寺話後四十年李士美何文鎮亦以廷魁至鼎席渡江則梁克家 揮塵錄

出處略同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接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并門公均逸本鄉作詩寄之畧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荐更并上兒童公再見會稽幢紱我偏榮 歸田錄

誓狀元

呂文穆公蒙正嘗與溫恭蕭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為狀元溫恭已不意然尚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 太宗問與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後歸隣叟盡垂新白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 青箱雜記

賦詩見志

夏文莊公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年少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幸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異日作宰相小亦非所及然亦須登嚴沂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宜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青箱雜記



賦梅見志見梅門

貢院失火

元豐八年尚書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開寶寺寓禮部貢院夜四鼓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試焦蹈為魁諺云不因商省火安得狀元焦

老作大魁

梁灝年八十二雍熙十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大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陳正敏遜齋閑覽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六

十五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進部

制科

宏詞 館職附

羣書要語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干篇朕親覽焉漢武詔子大夫褒然為率首

宏詞唐設博學宏詞科選率志國初立宏詞拔萃科紹聖立限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學宏詞科國史

古今事實

擢董仲舒

董仲舒字廣川武帝即位率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擢晁錯

晁錯習申商刑名於張恢武帝詔有司率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答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擢公孫弘

武帝率賢良文學之士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或治中韓

建元中衛綰奏所率賢良或治中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奏可

桂林一枝

秦始皇中卻詵迂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白以為何如詵對曰臣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与之戲耳



獨為第一

張柬之字孟將進士擢第以賢良召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為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無登等名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等者惟吳育第二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東軒筆錄

直言不弁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馬光考入第三等翰林李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言是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當取大科

富韓公初遊場屋真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李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以為君闕一室皆大科文字可杜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一門大科

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啓曰兄弟並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為盛事希白從孫藻以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書中選後十年復登制科其謝啓云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愆於祖烈灑水燕談



預夢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卒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揚開者亦夢公讀揚阜傳翌日告公公覽二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揚阜孰優公果中首選湖水燕談

出孟子注

張賢良咸漢州人應茂科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无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撥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著論咸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揮塵錄

不讀孟子

李恭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然不中第

辭類俳優以下係宏詞

韓愈云僕聞禮部有以博李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怛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答崔立不當自售

揚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得已似不如此語錄

問克敵弓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李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觀于案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



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  
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 裕陵者也

倒網孩兒 係館職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  
年為老娘而倒網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  
網孩兒矣 倦游錄

召試謁謝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秉例當謝二  
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展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曷見一老衙官是幼侮也後二公俱  
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  
成就後季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韋道冲秀才赴制舉

劉禹錫

驚禽一碎巢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  
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遂客無印綬楚江多  
芷蘭因君時暇遊長缺不復彈關書南軒齊瑟清夜閑萬境  
身外寂一盃腹中寬伊昔元宗朝冬卿冠鸞鷲肅穆升內殿從  
容頂高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群王府學者空縱觀  
世人希德門揭若攀峯巒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書班裳涕行鞍荆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  
星攢煙霞覆雙闕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盤燄煌  
仰金榜錯落飛滌翰古來長策人所嘆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  
望青雲端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搖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  
恠一日声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  
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詩話

中貴乞詩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公沆有  
山勢峰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  
率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官者曰闕人多矣賢及它日必貴以吳  
綾半巾之詩公題曰殿上衮衣明日月階前旗影動龍蛇縱橫  
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試罷題壁

王冲至欲臣 仁宗時召儒召試學士院王荆公為考官於簾

下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人錄之乃一詩荆公為改奏

五

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多寫此詩  
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  
埃看畫墻

及第 下第附

羣書要語

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  
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

同年列姓名於慈恩謂之題名在闕試謂之闕讌大宴曲江亭  
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李  
肇因史補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  
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群羊抵觸須燒其尾乃  
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得化聞見錄交



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膝腮點額血  
流此水常如丹池又謂龍門今在絳州李膺傳注 鵬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莊子 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揮羽翮生  
風儔飾然而有餘吾無有也 柳送婁序 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  
戚例以音樂相慶 大正遺事

**詩句** 龍門客又新 杜甫 攀桂仰天高 變化有鴟鵂 蛟龍得

雲兩鵬鷗在秋天 青雲動高興 勲業青冥上 勲業頻看

鏡 白屋難久留 禮闈曾擢桂 致身青雲上 新渥照乾

坤 亨衢照紫泥 汀草隨青袍 早充觀國賓 並杜 折却月

中桂 李 風雲入壯懷 韓振衣造雲闕 韓 漸階振群鷺 韓 雲霄今

已遍 韓 及第拜親榮 唐人 恩袍草色動仙籍 桂香浮 御製

**下第**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 韓答崔書

**詩句** 氣味如中酒 情懷似別人 唐人下第詩

**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

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取青紫如洗拾地芥耳

糾不起宴

唐進士會燕曲江桂象請告假不赴乃以彫幘載妓遊觀為團  
司所發崔沆為主罰錄事判云深撻席帽密映覆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撫言

淡墨題榜

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擅筆書禮部貢院四字粘於榜首  
撫言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末及填禮部貢院  
字吏得疾令史王脉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脉醉以擅筆染不  
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為故事



題名馮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李肇國史補佛在也時有比丘見群馮飛乃念曰此馮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馮王也

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罷此儀盧氏雜記

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聯第進士時號龍虎榜詹傳

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過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秦中記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出謂之探花郎東軒筆錄

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號曰榜花南部新書

一第潤子

唐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

千佛名經

張倬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撫言

東塗西抹

薛逢晚年厄於官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輟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撫言



袁州舉人

盧肇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舉人邪答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撫言

因弟誕兒

李景莊老於場至每被黜毋輒撻景讓景莊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兒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唐武紀

少年擢第

韓愈年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邢尚書書

妓抓破頰

唐妓牙娘性輕率好傷人肌膚夏夜澤為牙娘批頰傷甚翌日期集澤厲声曰昨日女子牙娘抓破澤頰同年皆駭蘇崇北里志

全榜通判

太祖幸西都張文定公齊賢獻十策 帝歸謂 太宗曰吾幸

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

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 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

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聞見錄

更相為僕見交友門

錫宴簪花

溫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家傳

熟讀七傳

文穎少年赴鄉試道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闕顧謂文曰君此行登第矣文曰賤子家於鄆無師文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

授寡聊觀場屋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誥曰奉納翌日

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文曰此卷書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

年亦有人因此書登中科然盛錄俱不及君記之文頗為異時

亦諷誦會李忠知舉以詩題鼎象物賦一揮而就遂擢甲科詩法



鼠啣試卷

杜鵑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文見大鼠啣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夢中改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二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東齊記

貢游覆試

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皆令覆試國史

貴游擢第

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為榮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

文升七

九之十

時揚中立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自取儒科

李宗諤昉之子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書郎

再擢科第

元厚之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第

廷對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寔嚴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點梅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特奏名降一等黜

奏文星暗以下係下第



唐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皆罰俸朝野僉載

失韻坦率

宋齊老於場屋幸止可笑嘗試賦輒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得无坦率否

一生無成

馮藻應二十五奉姻親勸令罷幸求官藻曰譬音如一生無成更應五幸北夢瑣言

失無慍色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与侯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入呼而入幸三指問之乃同舍三人魯直不与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

飲罷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孫公談圃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御宗元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最持纁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礼世其家業研精墳典屬者幸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替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公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欵相国馮翊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与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欵承世家之儒風沐外



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牙脩容乎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待此其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二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待驢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昭親挾友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拍廩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其有物視吾曾中耿二者尚在也以吾之耿二者遊天地間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固驚壯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焰二者必子也夫

新進士期集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於人 祐陵聞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錢三千緡爲期集費自余中始也渡江後賜千七百緡自是遂爲故事舊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士期集所號爲團司置局於禮部貢院釋褐日即付上三人主之其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菓監門等多或至百餘人仍具所差姓名申禮部御史臺照會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黃甲叙同年于禮部貢院其儀三名設褥于堂上東西相向



同年四十一已上立于東廊四十以下立於西廊皆再拜拜已擇  
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  
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公用釋菜禮三名爲三獻榜中  
有士望者一人爲監禮官已謝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侍從以  
上及館職皆與知宰官押宴已宴立題名石刻乃罷局爲大凡  
團司主狀頭授告出國門乃罷朝野雜記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西城負外丞心跡兩岨竒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  
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巖文如翻水成初不用  
意爲四座各低回不敢按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  
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位通  
途无他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

文前六七

一三

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資老翁不量  
分累月答其兒撻二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  
可知安有巢中鷄揮翅飛天陲駒躡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  
有韁繫汝脚有索縶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搗不脫吏部選可  
見偶與竒又作朝士敗得非命所施憐我還好古官途同險巖  
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髓歡華不滿  
眼各青塞兩儀天子周吾黨新恩釋街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  
瓜章我有双飲殘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鏤妙工倭以令  
千里鯨么麼微蟲斯猶能爭明月摧掉出泚泚野草花葉細不  
辨資叢施綿二相糾結狀似環城啤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  
鯨以興居狀失所逢百惟月以喻夫道僂倭勸莫言草木明覆  
載妍臭齊榮萎願君常禱之行止親瓊觴異日期對宰當如合  
分支



律詩

上禮部陳侍郎

唐施肩吾

九重城裏无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  
弱羽飛時攢箭險寒驢行處薄冰危  
晴天欲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  
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

崇政殿放榜

蔡持正

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  
威顏咫尺瞻中宸名姓傳呼下九天  
宮筆旋題黃甲字禁門已簇杏花韉  
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芬五十年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

蘇子瞻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文暉  
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重送胡大夫赴振武武卒

楊巨源

何年羅柱儒生業今日分茅聖主恩  
旌旆仍將過鄉路軒車爭出看部門  
人間文武能双捷天下安危待一論  
布惠宣威大夫事不效評思許琴樽

詩話

謁光範門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謁光範門候過宰相  
雖云謁光範門其實建福門集於四方館  
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鍾聲集建福門前鼓  
動時即其事也

移樂泛舟

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  
又有灯閣打球之會故東坡有曲江艇舫  
月灯毬之句

瘦馬番羶

唐太和八年放進士多賢士无名子作詩曰  
乞兒還有大通年



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依舊蓋番趨秦中記

卅桂五枝

賈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併僖俱登科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枝老卅桂五枝芳

命妓開燕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第汝士開宴營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蜀国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

喜子登第

張師錫侍郎年八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可遂休官賀客留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

擇婿車

三五廿七

一五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車珠鞅擿比而至中東牀者十八九故坡詩云囊空不辦尋春馬眼眩行看擇婿車

換却舊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歸去惟將新諾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以衣与人

登第放縱

杜牧之登科後三年放縱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覓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少年登第

樂天登第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

兄弟繼登



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  
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枝一枝先語我揚穿三葉及驚人  
漁隱

師生窮達

李頌方于高第也登第後于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

皆取寒素

元和十二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  
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  
天

郡守餞送

盧肇黃頌皆宜春人同奉郡守獨餞頌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  
守會肇觀競遊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歸太守大慚

獻主司詩

孟賓王獻主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溪陽重湖路七千憶昔故  
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待詩自謂得賓王之晚維言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贈之景祐間因以為故  
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不必盡上所作者景祐年賜  
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  
也頁八詩語

破天荒

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解  
及第曰破天荒東坡夢以二句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  
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姜唐佐過許昌見穎濱  
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穎濱為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



句復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樓下占諸姜適從瓊  
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云二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  
眼目長

錦織御詩

李廷臣官於瓊管有一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聯云恩袍藍  
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朝賜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  
金易之藏為珍寶 青瑣

紅裙爭主

舒王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舒王  
曰謹愿者亦復為之耶

止壓一人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占八壓得陳傳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  
獬回頭猶喜得陳傳

詩戲壓榜

紹興丙午正奏各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各第一人李三錫時宗  
室子居顛榜尾不第或以詩戲之曰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  
能踏李三

律詩以下係下第

下第集句

石曼卿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  
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着  
處朱衣騎馬是何人 西清詩話

與潘二失解後飲酒

蘇子瞻

千金弊帚誰人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為都眊矐憐君欲  
鬪小嬋娟青瑩豈易量它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  
喪蒲江風月不論錢



詩話 以下係下第

賺了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无限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下第獻詩

唐元和中十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積累危巢泥上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六飛

東野下第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離甌不足嗟今朝曠蕩恩无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尽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獲如刀劍傷以至下

平文升七

十八

漢既登科則志意亦溢一日之間流則看尽何其速耶後授溧陽尉卒唐宋遺史

在孫山外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谷曰解名尽处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皆苦大笑

特科 晚成附

大器晚成老子

羣書要語

綵綵映晚年杜古人多重晚年蔡杜荀鶴

古今事實

老而仕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孟仕之使為君復陶王衣服以為絳



縣師左袋二

八一司徒

鄭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

六十始位

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

八十召拜

武帝東帛加犍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年已八十餘老天子以為中大夫鄒林

大才晚成

馬援兄况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本傳

頭白補郎

漢獻帝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重負其絕榮望其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

二十九

十九

長安中為之謫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累衣寒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七十而召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薦曰其人老唯亟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立推恩法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以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同身錄

推恩授官

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二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候郊恩出官第五等諸



州助教

古今文集

詩話

特奏賦詩

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通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  
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侯鯖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座主

賞座主 罰座主 門生 故史

羣書要語

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  
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曰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白集我實門下士力  
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韓愈送陸暢至今青霄人  
猶是門下客高逵夫

古今事貫

舉筦庫家

趙文子所奉於晉國筦庫之上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  
其子焉禮弓

達觀所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  
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  
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  
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  
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  
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  
鮒克曰達視其所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  
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  
失對史記



忠報宰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  
于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  
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  
吾幸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國語

及賈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鱗在沛郡  
厚兩唐詩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方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郗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幸郗丞而  
還奉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  
法戮宣子之僕崔侯固幸才我以才見幸惟官是視各明至公  
何故斯言八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宰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  
崔鑿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家 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率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詰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  
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人亦重其耿介郡目閑談

賞卻缺 以下條賞宰主

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曰季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宰卻缺子之功也 左



賞狄臣

晉侯賞威子狄臣千室亦賞其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之祗祗者謂此物也宣十五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來後昭王拜范雎為相雎言於昭王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本傳

封鄂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封鄂秋安平侯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廼復賞無知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蔽賢有戮以下係罰率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戮古之道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坐削戶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无行勃選舉故不以



實坐削元

坐選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武坐選楚

內史

順帝分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主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推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顏且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魏書紹傳一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李師綬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

陸氏注荒見後文主百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辛者郁輩時謂之玉筍義疏

鑿鳳集明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異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一鑿鳳鳳祀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在門見齊本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有日出門館不為不



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閣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弥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率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首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間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環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幸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賦雪詩遂有語聞見後

### 不稱門生

刘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人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刘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揮麈錄

門生往莫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与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 門生每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胡廣時人榮之

### 置屏分階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大尉時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听置雲母屏風分階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李士敖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迁中書舍



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給誥不勝困弊託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尊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生之不下年接控數州繼踵台屏則曹參之代蕭何大叔之嗣子產也郭子儀家傳

耻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心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歎出就坦謝

善事王司

蕭選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跣踣匍陳中選等趨起帝曰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選曰適見

文升八

六

卿扶王鐸三喜卿善事長矣鐸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王朕選奉相於卿无負矣鐸謝而退

獨有二天 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之蘇孺文与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正其罪

故吏炎涼

人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邛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奉門下書位何祇有才策數年祇為廣漢



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祇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祇曰故更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論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司錄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墨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為甚厚在韓公為甚德也聞見後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臨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洵元綉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察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異其相知而專修吏幹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東軒筆錄

故吏奔喪見平野門



門生迎父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翼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疎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醪醑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因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

又北八

八

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出以為榮

同入翰林

李翰於和疑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疑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入笑其疎縱玉壺清詔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歸田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奉適放榜奏曰禹稱名儒今將行  
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元之謂狀元孫  
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縱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  
愧谷鷺三入承明不知奉看人門下故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辦香故為當日南豐後山  
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然無少貶可謂特立  
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  
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覓夫錢穆父東  
坡劉貢父顛子敦皆仕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  
今日為本殿設燕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穆父有類故云

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後新籠魯生舞能為游蜂所  
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意  
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  
伴人歸上句記遊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所賴故云  
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  
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愛諸生非  
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  
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殘曰二百一十四門生  
春風初長羽毛成癡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錄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伴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眾誰為出曾子獨超



軼孤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  
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率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  
參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貴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各位相亞  
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立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  
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  
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歎伏 石林燕語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宰  
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史經時五年觀道德  
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吏朝之不一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  
在門下諸從官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充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下厚為揚長沙叙戴氏堂皆部  
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  
餘慶於東太宰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  
禮焉非以其二為屬吏耶如其政術文章誠不足以備執鞭於  
左右獨念古者抱關轅下其事以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  
事明公居守槩之舊比以非偶然則受拜於今日罔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

又見辭舉部



**羣書要語**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談命謹簡乃僚罔命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廣傳正以文行謀畫雍容於幕府之間白集才畫堪置帳中同上奮六翩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柳文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宋太祖紀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支口沐集

**詩句**

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韋應物甫也諸侯老賓客杜從

**封贈句**

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聞析曹李王

**別蘇侯**

豈知臺閣舊先排鳳凰雛得寶翻蒼竹棟枝抱碧梧杜

**宣賦張子房詩**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韓送石處二婉幕中畫謝

**雲幕隨開門**

杜詩水靈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

**書記好王察從軍樂**

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卿少年諸

**疾府社牧之**

幕中後又閑刀筆帳下驍雄吟劍鐔臨川幕府稱

**上賓**

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賈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

見月門

**戒其樛浦**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樛浦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



選使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  
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二使超卧帳中聽其言  
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  
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攜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  
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

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

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為是司驢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恣望  
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曰小  
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幕客狎遊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駟器也當以子  
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与甫有世舊待遇甚  
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  
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  
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  
崇骨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書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  
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其妙擇賓僚豈無一人  
至相坐者從曰李判官至僧降皆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  
人宰相冥司必藉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  
果為相系化記

六七八

十三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舍曹謂  
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辨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  
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性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  
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  
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  
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无遽歸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石洪慶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  
 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隱穀之間冬一  
 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  
 以事免觀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  
 事當否論人息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  
 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  
 夫曰先生有以自老尤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某曰大夫文  
 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  
 收野粟殫亡吾所必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  
 且勇君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  
 卜日以候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孥不謀於  
 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  
 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乘往晨則畢于張楚於上東門外酒三  
 行且起有無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  
 自任次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夫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相元愛其初无務富其  
 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使人而外故正士无味於諂言惟先生聽  
 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  
 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  
 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  
 六韻還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処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无馬也无良馬  
 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留其良雖謂无



馬不為虛語夫東都固七大夫之與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  
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缺鉞鎮河陽  
之三月以石生為十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  
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  
信多士朝取一人為拔其尤暮取一人為拔其尤自居守河南  
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  
可疑奚別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卜子  
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部者无所不  
其廬若是而祔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之士之廬五人  
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  
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  
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將為有  
力奪之其何能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西其為吾以

東都

十一

前所刊為天子員以後所刊為吾致私怨於尺取也留守相公  
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所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休之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蒲翰之賢者惟宣州為多賢愈與之游  
者有二人為隴西公僕道河嶺群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之  
不行於三人之與者非其類雖行事之以李氏之富不一日  
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  
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掌  
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羔其一曰  
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補天下其所研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  
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許乎其相扶頡乎其相輝志同



而氣合魚川詠而鳥雲飛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崕峒小麥熟且頽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烏用窮荒為饑鷹未飽  
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筮  
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因士知人實  
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  
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擊羽沙  
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樂許鄰人  
斷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資負平生  
文大八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錄曲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  
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  
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言行錄

寓公

屢珉附

五堂書要語

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

諸侯不臣寓公注蓋公爵而寄寓者也禮記子曰  
君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真曰禮居

古今事實

願受一墨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避堂公蓋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之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為本傳

特為置榻 又見僚屬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榻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仁以蘇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有汝蘇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嘗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特善何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歐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固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卒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且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无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即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礼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亦嘗至



府廷无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  
愧也郭君各延鄉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  
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奇蓋全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亦  
脚穿无齒半勤奉養其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  
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公鄰僧乞未送僕忝縣尹能不耻俸錢  
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勤勞留平謁大尹言語繞入輒  
掩耳水北山人得已去去年去代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鞞  
馬僕從塞門里少三山，乘價高兩以諫官微不起彼皆刺口  
論世事有之未可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地遺經宛然始往年五筆朝同異班碎驚  
眾謗不已近來自詭為地逾飾上虛空踈駭駟去歲生兒名添  
丁意令與國本意以國安一曰連四海豈無愛夫親耒耜先生  
抱才終不用宰相未許以下仕假知不在陳方列立言垂範亦  
足特而商當家十世肯肯謂貽厥無其阻故知忠孝生天性索  
貝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言何以啞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  
用欲河後立召賊曹呼五百只城鼠輩戶諸市先生又遣長鬚  
來如此外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卷節都邑未可猛收理先生  
固是余所畏庶量不敢窺涯淡放縱是誰之過放効尤覺僕愧  
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  
遣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樹杪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蒲巾不獨如張翰，白帽應嫌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訓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興，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堂才无徯欲教。

將赴汝鄴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又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出夏枉駕首堂燕携酒樂

杜甫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蹙金鞍。僕<sub>下</sub>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真<sub>下</sub>。百年光<sub>下</sub>關柴門<sub>下</sub>，迤<sub>下</sub>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sub>下</sub>，日<sub>下</sub>老農何有<sub>下</sub>。蓬<sub>下</sub>交<sub>下</sub>歡。

王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

杜甫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墙來。綉衣屢許携家醞，皂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sub>下</sub>，簡具成一醉習池迴。

詩話

无撓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昔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



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沾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得失以之方罷家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同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附

**羣書要語**

我雖異事及尔同僚 故詩同寅協恭 臯陶謨 冢宰以八法治官府 三曰官聯 以會官治 注謂國有大

事一官不能獨治 則六官共卒之謂聯事相佐助也 周禮 詩句 冊庭嘗接武 書殿忝連衡 劉賓客

**古今事類**

同官為僚

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 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 曰同官為僚 吾嘗為寮 敢不尽心乎 弗聽 及亡 荀伯氏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 於秦 曰為同僚故也 文七

同官分謗

晉卻克將中軍 韓厥為司馬 韓厥子將斬人 卻克馳將救之 至則斬之矣 卻子使速以殉 曰以分謗也 左傳

年輩相遼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 韓愈為巡官 同在使幕 或戲年輩相遼 周原曰 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 何恠之有 侯鯖錄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 與同僚多不合 唐太宗紀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相和

成王幼 周公攝政 當國踐阼 召公疑之作君 奭君奭不說 周公乃稱湯有伊尹 格于皇天 於是召公乃悅

廣蘭相避



藺相如爲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誅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測卒有以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賊

文九

二

唐寶參爲下年尉同舍當文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被貶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分思順爲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維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日亂主逆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



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別錄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  
思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  
魏石諭光世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  
戰為諸公計當滅然隙不独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在勸光世貽  
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  
之受兩鎮節鉞也 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  
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列平心

刘器之与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  
約以典故東坡發怒曰何処把上曳得一刘正言來知得許  
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乱典

文前大九

三

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二字各從虫  
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称立賢無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  
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  
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  
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  
石人也

未嘗同堂

同列相軋

妾盜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  
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与  
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  
昔与同列或草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群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孝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与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刘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遜

不與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王遺費詩拜関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与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不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惜

文前廿九

四

此幸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与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平遂不重詣述每聞角声謂羲之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愧哄謂諸子曰吾不减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諸人曰少時与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世說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朝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怨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旻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怒望拔刀擊柱曰曾當斬裴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云尔何功居我上任班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

中書喧競

鄭畋靈樞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耻同新進

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 章璽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 真宗晏駕 神文踐祚 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挾前憤三月殿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詰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辟然



常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  
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戶參軍復當宣猷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  
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文

**古今文集**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  
妙水童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 仁宗朝皆為知制誥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知何處我適新  
年直白雞 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唐門

**同年**

俱捷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羣書要語**

詩句

携手升玉階 選傳長虞 共登青雲梯 謝靈運 聯步趨丹陛

同方晉堂桂共聽禹門雷 趙升通家不隔同年而 東坡與

君登科如隰晨敝袍霜葉空殘綠東坡與臨安令同年

**古今事考**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侍賢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  
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父齊孝若刘遵古許季同侯  
繼穆贊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貞結胡諒崔群邢册裴光輔萬  
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科奉記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貞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王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碎之無言不赴曲江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

文北九

七

同年乎唐紀

長星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運轡牽鑣巨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長星之相望

待年家子

五代王祐父徽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日重

同年遠嫌

冠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分出與一甚官公曰冠準未二十



年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与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 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 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 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魏公遺事

友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 聞見錄

文前二十九

八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辯

同年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搢紳間与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禪壘

古今文集

雜著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帝  
必交衽章其志知其連于昭代先其文辨其勝于大常採而計  
之則明歸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  
不犯俗謹而不懈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  
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摧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措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持執  
于術莫之堪遂力守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  
左右圍視朋濟拱手其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  
于南宮余與兄又臨終焉余不厚顏懼愧而陪其選以八夏四  
月告罷荆衡并子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擁楚雲開吳越茂林執紼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察之禁高  
柳劍若之柳挂取片玉走士千家是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  
之浩漭以爲之興心知遊千里而無港極也然而景熾氣煥仕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科始隋盛於唐 宋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  
由來尚矣唐人七喜 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  
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  
予其樂不出青雲之譏 宋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  
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筆錄  
黃於香案列拜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  
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者若最小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兩鄉少  
者比鄉春官更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拜拜謂



之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十大夫寧得輕負此意熱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興改元建湯袁處若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棠蔭臨勝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雜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誇春闈屬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循舊好畧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解之詞使元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鱗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公書

古詩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念念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時忍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鷺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沒者草白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富貴路休誇誇媿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願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



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 趙嘏

年來驚喜兩心知高颺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閑賞夜馬嘶花  
徑醉歸時姓名不自文章得潘淵曾勞筆硯隨家去因門四千  
里只應從此夢旌旗

詩話

契分稠疊

李摯与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  
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  
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  
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鷓毛万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  
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怒恩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  
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  
時僚友尽英雄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推忠愍訓之  
曰九萬鵬背振垂時与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  
于今更有誰

同年負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州同年白預為判官預一日以片紙假給  
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国富貴豈無半千貨物耶俱成  
饒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五何有立地幾  
関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關亦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  
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况

李烈薦即郟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聶貴遠山為郡博上王將明甫為决曹掾上聶同年止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上亦昵之每戒下之則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為前鼎以禁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為侍從黼大用事取聶散官安置漢州益嚙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聶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詳聖訓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看鞭當時驚台喜同迂關河幾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雅言系述

同年俱少

黃公符十六歲張清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個阿孩兒古今詩

會飲樞筭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為三司鹽鐵副使胡曰知制誥院及同平主俱少年為一時之後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曰文飲會於樞筭茶壺盡矣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誘曰陳三吏嘗半夜玉清詩話

窮達不同

魏武子云王文穆欽其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雜塵



# 聘召

**羣書要語**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

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所以

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玉藻聘人以珪

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荀子貫于丘園束帛

多寡易旁招俊又書翹之車乘招我以弓左莊二十二使者旁

牛注一縱一橫為旁牛崔光傳遣詣公車後漢紀鶴書赴隴北

山務文李嶠傳郵駟尔雅云駟遽傳皆傳車驛馬之名本傳無

**古本**

耕莘三聘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哉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定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

人死不敢往以上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之

招招賢人乎萬下

身勸為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為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

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且召參

而遣之



安車以迎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乃出

召見宣室

賈誼為長沙王大傳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延拜為梁懷王大傳本傳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比遊燕趙為客乃

西入關

一呼

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入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畫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上驚乃召問

往來胥胥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胥胥不憚煩也

今召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為中



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一封軺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筭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軺車遣詣京師注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望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未至問遣使者四輩數趣及見與語大悅

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乃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家傳

中書又十九

一五

召見金臺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曾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母謂朕慢

古今文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畧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為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曠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重華纓飄風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恋此西澗曲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闕白雲在幽谷

朝謁寓直 元會附



羣書要語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春官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告子朝覲大夫私覲非礼也礼運

臣頌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書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

出入之門前輩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坡詩注接

武夔龍迹鴛鴦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鳧鷖韓寒鴉睥睨曉宮并轆轤声

古今事實

群后四朝

辨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万国王制防風後至禹乃戮之諺

氏羗來享

文十九

十一

昔在成湯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君子至止鸞声鏘

鏘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燧人鼓有寇

至則率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弄

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与繒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率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麋賊之晨注寢門闢矢盛服將朝為早



而假寐寤退嘆而言曰不志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威王也王不禮焉周威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况不禮焉鄭不來矣公共起朝儀

高帝法為簡易群臣飲多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葛野外習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事宋朝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故如此 壽皇初

間得幾時見群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 朱語錄

夜召草麻以下係寓直

蘇易簡嘗醉寢於直廡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面具簪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略無舛誤仍令草王顯樞密使剗麻來景並不記 上亦不查其醉自以為神助焉 續南村志

夜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李七嘗錄宿禁中使宣八對 宣仁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嘆奇才 宣仁曰此 先帝之意也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僊耳軾不查哭失声 宣仁與 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  
 善相云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  
 務其勤耳凡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鑿聲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秦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  
 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安膏荐至仍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  
 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

卷廿九

十八

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者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  
 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  
 巧辭以說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誦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  
 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  
 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  
 譽茲進旅退切位而苟祿備負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  
 吏王其偶為主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曙色尚蒼々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



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滿排闥闔滯珂擁  
建章尔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折方闢班  
花接萼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為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  
紙易連箱老去何徵幸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誓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漏催銅  
史天書問夕郎旌旗映闔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  
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  
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待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撲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  
羨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  
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交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鷺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万户玉階仙  
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  
宮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搏花覆上



官淑景移晷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裏漏盡  
在百花中燼煙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  
露不應黃葉又從風

早朝

樾巨源

鍾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函首九城初  
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迴聖代逍遙更何  
事願將已曲贊康哉

和集賢劉李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殿紗前曉仗時煙吐白龍頭亦轉扇開青  
雉尾參差對留書殿多稱孤今入綸闈即可知從此摩霄去非

六九乃

二十一

晚鬢邊未有一二絲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柱雲深無  
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生滿房前月欲西鳳閣呈郎雖去  
遠閣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  
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  
故云月在西以不用漢闕也

疎星半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  
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驚野性終存鹿与麋笑殺汝陰常處  
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閨闈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警徹廊千步，佩玉聲  
趨戟五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  
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鬣斑虬駕早朝，玉欄宮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万象橫  
天紫極高。日月輝明留闕角，龍蛇蟠結動旌旄。群仙遙望蓬萊  
拜，五色非煙遶赭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陸生声文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与契，文章全  
盛馬兼班。耽耽二土宇，龍纒棟雷雷。金鋪獸齒環，却出常朝殿前  
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古詩

禁直 以下係寓直

揚大年

鳳樓鴛瓦蟠波濕，衆籟声沉百虫蟄。仙盤雲表露成霜，何人夜  
半牛衣泣。芝泥香熟封詔書，河漢西傾移斗車。陰風撼撼一起庭  
樹，寒澌夏一鳴宮渠。千廬送唱傳宵警，海山鰲背蓬壺頂。金釭  
珠網結綺錢，玉井銀床垂素綆。前帝受釐詢碩生，觀書百斤須  
中程。投籤下雁嚴，鼓節求衣誤听蒼蠅声。濁烏漏尽繁星曙，魚  
鑰建章開萬戶。初日曛曛豔屋梁，鳴鞭一声下天路。

奉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栖鳥過。星臨万户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  
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贈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  
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朝謁並不得乘轡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轡子王珪殆得特恩  
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敬宗方罷用  
小黃門引導至今如此朱語錄

# 休假

## 羣書要語

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  
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  
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一得  
歸家自馮野王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  
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  
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  
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幹取急請急又  
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初李記李斐

曰休謁之名古曰告凶曰寧孟庚曰古者各吏休假曰告漢紀  
注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亦告也漢諸  
書云謝病皆同義同上

## 古今事實

###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婦謁親入于舍本傳

###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 有罪長告

漢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无所案驗  
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而妻子歸杜陵  
就醫奉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  
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  
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晉令忌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  
請忌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尽急而還是也山谷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收謹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聞

文二十九

廿四

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奉朝班顯登要  
近九棘之任理无休謁冒制干聞實靈常典恩許虫降所制不  
闕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甫自內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  
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其臣子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  
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  
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間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  
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况備献酬礼亦具水陸珍萍醅  
若溪醕水贍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  
麗江南人歌節默隨袂黍香遺在茵清奏疑未闕酡顏氣已春  
衆賓勿遽起郡寮且凌巡无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











